

釋

史

卷百四十八至百五十

釋史卷一百四十八

戰國第四十八

秦并天下

史記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
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吳北
收上郡以東有河套五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
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遊士欲以并天
下李斯爲舍人蒙驩王儼庶公等爲將軍王年少初接位委國
事大臣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
鼠食不潔近人大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
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
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

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
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爭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
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
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
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
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
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
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
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
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出竈上騷除足以
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

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
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

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

其良將隨其後

剛曰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

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改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事也秦四世有勝誠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輒已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喻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切名之總也王公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鯨革犀兕以爲甲楯如金石宛鉅鐵鉅慘如鐵重輕利僥倖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躡起楚分而爲三四足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豈無固塞險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剋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稟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矢而已矣然則敵國不待試而誅城郭不辨溝池不掛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故焉明道而分均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響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已也

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一人而天下治傳曰威獨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

晉陽反 元

年將軍蒙騫擊定之

戰國策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採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一朝爲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爲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

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而

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
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劔振委南聽罪西說趙北
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於是天下積薄而爲厚聚少
而爲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閒臣豈以郢威王爲政衰計
亂以至於此哉郢爲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史記 三年廉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

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
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天下
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
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
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

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尙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旣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尙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尙善飯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三年蒙驁伐韓取十三城王齑死

戰國策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韓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

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

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離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 謂郵

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諂

佞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

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不得志

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悅於

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

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人

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

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

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
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令戎
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
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
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
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係於會稽
之北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
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
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
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
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

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
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
兼君許異蹙烈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
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烈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
尊許異也猶其尊烈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
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
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
之尊桓公也猶且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
公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
萬皆戴烈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
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強國將有帝

王之釁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
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
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
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
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孔叢子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

魏敵謀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
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
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
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
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
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此發端與策同而持
說則異彼主尊秦此主
除忿全好其說爲長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

曰韓且坐而耳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
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

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史記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係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係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

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
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
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勤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
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
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
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晉悼公
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
代以臨胡貉其後旣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
代句注之北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
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
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千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

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
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
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爲塞
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
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輯刺秦王秦舞陽者開
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
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
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 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
召春平君因而畱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
愛之而郎中妒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畱之相與
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畱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 七 不如遣

春平君而畱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

初刻錄秦始皇三年歲次丁巳
採北祇銅鑄二劍銘曰定秦

十月將軍蒙驁

攻魏氏暘有詭歲大饑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

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

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

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劇辛故居趙與龐

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

因趙弊攻之間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

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

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

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

西方將軍驚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桓齮爲將軍齊趙來置酒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

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

渠竝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

鄭國曰始臣爲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

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

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通鑑載於元年然

以秦紀考之
似宜在是年

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閒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